

鍾怡雯《垂釣睡眠》之詩性研究

江品儀

南華大學文學系碩士班一年級

摘要

從鍾怡雯的散文集《垂釣睡眠》，可發現她創作時所用的意象鮮明且靈動，意象巧妙的安排使其散文語言產生詩性的美感。其用字精妙、獨特，充滿想像力，在虛與實之間來回穿梭，一句枯燥的文句在她的敘述下似乎有了新生命。因此，本文擬深入探討《垂釣睡眠》中之語言、語境的詩化過程與詩性的產生。這裡「詩性」一詞，意指經由意象、形象化後所產生的審美內質，造成感知延長與陌生化的效果，是以本文利用雅各布森的雙軸理論進行探討，針對散文中具有美感且詩化的語句加以拆解、分析，企圖由文本內在解碼《垂釣睡眠》之詩性語言從何而來。語境方面則解析其散文之語境為何能產生詩性的美感，探討語句在意象及形象化的運用之下，所烘托出的美覺感受。

關鍵詞：鍾怡雯、垂釣睡眠、詩性、雙軸理論、意象



一 前言

鍾怡雯(1969~)，來自馬來西亞的文學作家，其散文作品多次獲得文學獎首獎及刊載於時報¹上，而《垂釣睡眠》²是她奠定聲譽的散文集，使她在文壇中佔有一席之地。《垂釣睡眠》是鍾怡雯的早期散文作品，在此散文集中可發現她創作時所用的意象鮮明且靈動³，意象巧妙的安排使其散文語言產生詩性的美感。而用字精妙、獨特，充滿想像力，在虛與實之間來回穿梭，一句枯燥的文句在她的敘述下似乎有了新生命。而其創作題材部分取自日常生活，如〈垂釣睡眠〉、〈髮誅〉、〈癢〉、〈換季〉……等，多篇散文皆出自於對生活的體驗與感悟，透過對生活的細膩體察，再進而運用想像力將這些所思所想給創作出來。

除了擅長運用豐富的意象以外，在其散文集《垂釣睡眠》中也不乏使用轉化等修辭手法，將事物形象化，在虛與實之間交錯，促使文章與想像連結，產生審美的效果，造成散文詩性的感受。是以，本文將深入探討《垂釣睡眠》中之語言、語境的詩化過程與詩性的產生。這裡，「詩性」代表的並不是文學類型中的「詩」，而是經由意象、形象化，或文字經過選擇軸、組合軸的安排後，所形成的審美效果。底下本文將引入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 1896-1982)的雙軸理論⁴，企圖對此進行解析。⁵

本文將研究主要分為兩點的討論中，首先為「詩性語言」、再者為「詩性語境」，在「詩性語言」中，將透過雅各布森的雙軸理論來拆解《垂釣睡眠》中之語言結構，解析語言中的選擇軸成分，深入探討選擇軸的安排與使用，並分析選

¹ 關於此說，焦桐在〈想像之狐，擬貓之筆〉一序鍾怡雯《垂釣睡眠》中曾提到：「一九九七年的台灣文壇，鍾怡雯無疑是備受矚目的散文選手，她不但同時勇奪難度相當高的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的散文首獎，也在這一年華航旅行文學獎、梁實秋散文獎，和馬來西亞星洲日報文學獎散文推薦獎。」(鍾怡雯：《垂釣睡眠》，臺北市，九歌出版社，2006年1月，頁7。)在此前鍾怡雯便已獲首獎數次，如新加坡金獅獎、中央日報海外華文文學獎；此後其獲獎次數亦不再話下，如中國時報文學獎、馬華優秀青年作家獎、吳魯芹散文獎。

² 余光中在〈狸貓的腹語—讀鍾怡雯的散文〉曾寫到：「在奠定聲譽的第二本文集《垂釣睡眠》出版之後，緊接著就要推出這一本《聽說》。」除此之外，也提到：「《垂釣睡眠》的二十篇散文裡，有七篇曾獲獎金，〈垂釣睡眠〉那一篇更連得雙獎；命中率非常之高。」(鍾怡雯：《聽說》，臺北市，九歌出版社，2000年8月，頁6。)

³ 關於此說，卓毓婷曾提及：「從第二本《垂釣睡眠》開始，文字與意象皆靈動婆娑，字質語感有了長足的飛越，以獨特的敘述腔調建立了她的文字風格。」(卓毓婷：《小女生的宇宙—鍾怡雯散文研究》，臺南，台南大學中國文學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14年7月，頁2。)

⁴ 文中所要研究的雙軸理論是雅各布森從索緒爾的「二元理論」中發展開來。趙毅衡在《符號學》中提到：「雅柯布森在五〇年代提出：聚合軸可稱為『選擇軸』(axis of selection)，功能是比较與選擇；組合軸可稱為『結合軸』(axis of combination)，功能是鄰接粘合。」(趙毅衡：《符號學》，台北，新銳文創，2012年7月，頁205。)

⁵ 由於前人研究中僅《小女生的宇宙——鍾怡雯散文研究》與《散文哪吒——鍾怡雯散文研究》有探討其散文創作手法，還尚未有人運用符號學來解析鍾怡雯的散文，因此欲將透過符號學來探討此本散文中的詩性成分，預期透過雅各布森的雙軸理論及意象、形象化來導出其散文充滿詩性的因素。



擇軸中的意象所帶來的靈動、有趣之效果，如何與組合軸構築出詩性的感受，而「詩性語境」則分析其散文之語境為何能產生詩性的美感，透過氛圍營造，探討語句在意象及形象化的運用之下，所烘托出的美覺感受。⁶

二 《垂釣睡眠》之詩性語言

「詩性語言」，意指具有意象且能在閱讀中產生審美感受的語句，並非使用詩的文體、格律或引用詩詞等，而是善加利用意象、修辭，將語句美化所構築出的語言，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 1939 - 2017)認為

詩學這個名稱，我們認為是適當的，但是要按照詞源去理解這個詞，即作為與作品的創作或寫作有關的一切活動的名稱，而作品的語言既是實質又是手段，絕不是狹義理解的與詩有關的規則或美學規範匯集。⁷

本文從此觀點去審視詩性的概念，詩性不侷限於文學的規則與框架，而是在閱讀時能從其手法運用與美學建構中，獲得審美感受，因此本文將深入討論語言構築的手段與方法，從中導出詩性的感受從何而來。

在《垂釣睡眠》中，鍾怡雯慣用修辭、意象等方式去描寫周遭事物，這些手法的運用，使語言能從閱讀經驗中找出有別以往的美感體驗，將事物賦予生命，使萬物都具有意識和情感，並讓語句變得靈動、有趣，跳脫以往的閱讀經驗，產生陌生化的感受，什克洛夫斯基(Viktor Shklovsky, 1893 - 1984)在《散文理論》(The Theory of Prose) 中曾指出

習慣吞噬了我們對作品、衣服、家具和妻子的感覺以及對戰爭所帶來的恐懼感……藝術的存在可以使我們恢復對生活的感覺；藝術的存在可以使我們感受到事物的存在，可以石頭變的更有石頭的感覺。藝術的目的就是提供一種對事物的感覺即幻象，而不是認識；事物的『陌生化』程序，以及增加感知的難度和時間造成困難形式的程序，就是藝術的程序，因為藝術中的接受過程是具有自己目的的，而且應當是緩慢的；藝術是一種體驗創造物的方式，而在藝術中的創造物並不重要。⁸

⁶ 鍾怡雯創造出獨特詭奇的語境，她善用形象化的手法，在實像與虛境間創作出詭譎的語境，在此種語言的加工下造成在聯想上的感知延長，且充滿詩的韻味，展現出散文語言其詩性的美，增添散文的多樣意象與特別性，造成陌生化的感受。其散文字句間充滿詩的韻味，在語言中加入豐富的意象，使語句讀來充滿新鮮感，因此筆者欲探討結構與手法為何會造成營造出不同的語境氛圍，造成感知延長。

⁷ 托多洛夫：〈詩學〉，趙毅衡編選：《符號學文學論文集》，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年5月，頁190。

⁸ (蘇)維·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論》，百花文藝出版社，2010年5月，頁10。



這種語言上的加工或變形，因打破一成不變的語言規律與原則，使人產生不同以往的陌生化體驗，而創造出詩性的美覺感受，鍾怡雯在《垂釣睡眠》中善用修辭的方式來將語言加工，她常將事物轉化成具有意識的生命狀態，將事物形像化，透過聯想讓周遭的一景一物都有了個性及行為動作，讓語言呈現她特有的靈動效果，關於她在書中的慣用手法，焦桐（1956）曾提到

也許是鍾怡雯在描述周遭的事物時慣用比擬（personification），她筆端的天地萬物皆有生命和情感，和敘述者互相感應、對話。⁹

散文中慣用巧妙的修辭、活潑的意象，利用詞性的變化與語句的安排，使文章別開生面達到陌生化的效果，而這樣的陌生化效果，能產生詩性美感，從文藝美的角度觀之，則在本章節中，將用雅各布森的雙軸理論來分析這些具有詩性美感的語句。

雅各布森 (Roman Jakobson, 1896 – 1982) 在五〇年代時提出了雙軸理論，而雙軸是指組合軸與聚合軸，其「組合軸」之功能是連接、鄰接，「聚合軸」是比較、選擇，雅各布森的〈語言學與詩學〉(Linguistics and Poetics) 便提出此一概念

選擇的標準是名詞間的相當、相似不同，同義和反義；組合（即次序的構造）則是根據「鄰接性」原則進行的。詩的功能則進一步把「相當」性選擇從那種以選擇為軸心的構造活動，投射（或擴大）到以組合為軸心的構造活動中。¹⁰

組合軸就像是一個機器模組，而零件就是選擇軸¹¹，這些零件都已經被篩選過了，接著要從這些被篩選過的零件中，選出最合適的零件套入模組，而這就是語言的組成，在一段語句的組成中，我們可以把語句劃分為組合軸與選擇軸，組合軸給出了一個可連接的語句關係¹²，而選擇軸上的比較與挑選影響了語句的完整度與審美感受¹³，例如在〈垂釣睡眠〉中寫道：「睡眠是個舒服的繭，躲進去可以暫時

⁹ 鍾怡雯：《垂釣睡眠》，頁9。

¹⁰ 雅各布森：〈語言學與詩學〉，趙毅衡編選：《符號學文學論文集》，頁182。

¹¹ 聚合軸可稱為選擇軸，為統一名稱，在文中皆以選擇軸來撰寫。

¹² 組合軸的功能是連接黏合，趙毅衡在《符號學》中提到雅各布森的《語言的兩個方面，與失語症的兩種類型》(Two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wo Types of Aphasic Disturbance)，他寫道：「他指出組合各組分之間的關係是鄰接 (contiguity)，而聚合各組分的關係是相似 (similarity)。這是一個簡潔明瞭，卻非常出色的見解，從中可以推論出重要的符號學原理。首先，鄰接是一種安排，而相似背後的聚合，卻依靠符號元素原本存在的品格；鄰接只有一種關係，即顯現的組合關係，而相似可以在不同方面相似，因此同一組分背後可以有 multiple 聚合段。」(趙毅衡：《符號學》，頁211。)其詳細指出組合軸的關係與功能。

¹³ 選擇軸的功能是選擇與比較，在趙毅衡在《符號學》中，他詳細指出：「聚合軸的組成，是符號文本的每個成分背後所有可比較，從而有可能被選擇，即有可能代替被選中的成分的各種成分。



離開黏身的現實，在夢工場修復被現實利刀劃開的傷口。」¹⁴，「睡眠是個舒服的」為組合軸，「繭」為選擇軸，現實與睡眠就像繭內與繭外被區分為兩個世界。睡眠被具體譬喻成繭，當人睡著進入夢鄉後，彷彿是進入另一個世界，世界被一分為二成清醒的真實世界與虛幻的夢境世界；而繭，在繭之外就是現實又危險的真實世界，在繭之內就是安全又舒服的窩，就像是自己所建造出來的桃花源一樣，與外面的世界隔絕開來。繭的功能是在保護蛹的安全，而在睡眠中的人們就像蠶一樣，吐出保護自我的殼，在自己吐出的保護殼裡可以安心自在，能在殼中既安全又舒適地成長蛻變。在繭內、在夢境可以慢慢休息，夢的世界是虛幻的，將清醒時及繭外所受的傷好好修復，暫時逃離真實的世界、現實的傷痛，與現實的世界呈現出一個對比。利用「繭」的特性來營造出意象，運用聯想將「繭」與「睡眠」相互連結，「舒服的繭」對應「黏身的現實」，「夢工場」呼應「現實利刀」，用夢與現實、舒服與黏身、修復與傷口來形成對比，使意象更鮮明。在〈換季〉中亦有此種安排，如「陽光柔軟纖細的雙手緩緩游移，漸漸的放肆起來。」¹⁵，「陽光柔軟纖細的」是組合軸，「雙手」是選擇軸，利用陽光跟雙手的特徵與意象來描寫。將太陽照射在身上的陽光比喻成雙手，藉雙手柔軟的形象來擬喻陽光照射的溫暖，使感官上多了一層觸覺感受，令其讀來更具有有一番新意，將「曬太陽」這句平凡的描述利用修辭手法變得更具美感效果。抑或是在〈可能的地圖〉中寫道：「晚霞的豔彩像一爐油水鮮亮的九層糕，一層一層被揭起，吞進黑夜的肚腹。」¹⁶，「晚霞的豔彩」是組合軸，「油水鮮亮的九層糕」是選擇軸，在白天與黑夜輪換時，天空呈現出漸層般的彩色光輝，而這被鍾怡雯比喻為「油水鮮亮的九層糕」，使用其九層糕外觀一層一層的顏色交疊形象來呼應晚霞，利用人們對九層糕雙色夾層的外觀印象，來譬喻出晚霞被白天與黑夜所渲染出的景象，而後段的「一層一層被揭起，吞進黑夜的肚腹」，即是當天色漸暗、夜晚來臨，晚霞漸漸被夜色取代，對應了九層糕的意象，一層一層被挑起吞入肚腹中，就像黑夜吞噬了晚霞，只留下一片無止盡的黑。又如〈徊盪，在兩個緯度之間〉寫到：「每個人都像泡沫浮在城市的地表，被一波波一輩子也弄不清楚的浪潮推搡著向前走，一直走到那個叫老和死的目的地。」¹⁷，「泡沫」與「浪潮」是選擇軸，泡沫浮在液體表面上，就像人飄盪在城市中，而浪潮有巨浪和大潮之意，或比喻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或時代變革，使用泡沫來對應突顯人的飄泊與順應、無方向，利用人的飄泊與泡沫的特性來連結。而使用浪潮呼應人與泡沫，意指不管是人或泡沫都只能順著浪潮走，泡沫隨著巨浪大潮走向彼端，而人順著時代的變革與潮流，最終走向老和死亡這個萬物的終點。睡眠與繭、陽光與雙手、晚霞與九層糕、人與泡沫，從上述舉例來看，可發現選擇軸的字詞挑選皆具有呼應的效果及意象，索緒爾

聚合軸上的成分，不僅是可能進入符號發出者的選擇成分，也是符號解釋者體會到的本來有可能出現於文本的成分。」(趙毅衡：《符號學》，頁 205。)其提出了選擇軸的安排與被選擇關係。

¹⁴ 鍾怡雯：《垂釣睡眠》，頁 34。

¹⁵ 鍾怡雯：《垂釣睡眠》，頁 71。

¹⁶ 鍾怡雯：《垂釣睡眠》，頁 158。

¹⁷ 鍾怡雯：《垂釣睡眠》，頁 204。



(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 - 1913) 曾指出：「在語言狀態中，一切都是以關係為基礎的。」¹⁸、「在話語之外各個有共同點的詞會在人們的記憶里聯想起來，構成具有各種關係的集合。」¹⁹，雅各布森透過索緒爾的理論進而提出雙軸，經由選擇軸的編排來創造出意象，豐富的聯想使語言變得更生動有趣，利用聯想造成在閱讀時的審美內質延宕，讓意象在感知中被反覆搜索，以致達到詩性語言的效果。藉由上述分析，可得知豐碩的意象與無邊際的想像力在《垂釣睡眠》中一覽無遺，這些意象加上想像力，及語言的加工，進而產生詩性的效果，什克洛夫斯基指出

作品可能有下述情形：一、作為散文被創造，而被感受為詩；二、作為詩被創造，而被感受為散文。這表明，賦予某物以詩意的藝術性，乃是我們感受方式所產生的結果；而我們所指的有藝術性的作品，就其狹義而言，乃是指那些用特殊程序創造出來的作品，而這些程序的目的就是要使作品盡可能被感受為藝術作品。²⁰

在選擇軸中的用詞挑選影響了語句所帶給人的感受，其透過意象與修辭的安排，使原本只用短短幾字就可描寫完的句子，經過構築之後，變成充滿意象且具詩性特色的語句。²¹

利用「詩」的手法，使得散文產生了詩性審美的效果，此種創作模式，進而產生對語言的新鮮感，由於在聯想上有了新的突破，因此造成語言陌生化的感受。例如〈垂釣睡眠〉中寫到：「可惜不清楚睡眠愛吃甚麼，否則就像釣魚那樣用餌誘它上鉤，再把它哄回意識的牢籠關起來。」²²，「睡眠」是種行為、現象、狀態，但在這裡卻顛覆了傳統的想像，她把睡眠擬喻成動物，它不僅有了生命能吃東西，還需要想辦法把它哄回來關住，宛如變成她豢養的小動物般，而此種語言形象化²³的安排跳脫我們對字詞使用的框架，產生陌生化之現象。關於陌生化的現象，李兆國曾試析陌生化，他寫到

陌生化的關鍵是將人們熟悉的語言變形或將語言超常搭配、別開生面，以

¹⁸ [瑞士]費爾迪南·德·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11月，頁161。

¹⁹ [瑞士]費爾迪南·德·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頁161。

²⁰ (蘇)維·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論》，頁11。

²¹ 托多洛夫的〈詩學〉(Poétique)指出：「修辭手段無非是詞語的一種可以給予名稱並加以描寫的特殊安排方式。」(托多洛夫：〈詩學〉，趙毅衡編選：《符號學文學論文集》，頁199。)修辭手段可讓語句變得更立體鮮明，且讓句子完整度更高。

²² 鍾怡雯：《垂釣睡眠》，頁28。

²³ 李翠瑛曾指出：「此在實與虛之間變換角色，把虛物當成實物，而產生實物所能呈現之動作與情節，此為修辭學上稱以實擬虛之『形象化』技巧。而『以物擬物』也是形象化的其中一種方法。」(李翠瑛：〈水中月與境外之象—論商禽詩中的虛實變幻意象〉，《臺灣詩學學刊》，16期，2010年12月，頁50。)其說明了形象化的技巧。



拉長審美過程，延長人們感受的時間，重新喚起對語義的新鮮反應，從而獲得新穎別緻的心理感受。²⁴

慣常的書寫語言使得語言變得中規中矩，人們習慣了用「失眠」來代表無睡意、睡不著，因此「失眠」成了慣用的語言模式，而鍾怡雯透過轉化修辭將語言變形，使其形象化，讓「失眠」跳脫原本的語言經驗被重新安排，利用「睡眠會逃跑」、「睡眠需要誘餌」、「睡眠被哄被關」來表達她失眠找不到入睡方法的苦悶，把失眠形象化使其語言被變形，造成「失眠」在閱讀經驗上產生前所未有的經驗，而鍾怡雯在《垂釣睡眠》中多次使用此手法，彷彿萬物都能在她的筆下活了過來，其將語言加工之後，突破原本的語言規則。在〈換季〉中亦有此種安排

陽光柔軟纖細的雙手緩緩游移，漸漸的放肆起來。我幾乎可以瞥見那對我了然於心的狡點慧眼。讓它攬在懷裡，像裹一層鬆軟的薄膜，溫柔透氣的質地近似月光。²⁵

「陽光柔軟纖細的雙手緩緩游移」、「讓它攬在懷裡」，陽光被變形，它成了擁有柔軟纖細雙手的人，形成一種具象的體驗，讓曬太陽這件再平凡不過的事，多了不一樣的感官感知，而另一處特別的地方是「像裹一層鬆軟的薄膜」、「溫柔透氣的質地近似月光」，柔和的「月光」變成了一種質地來對應陽光的柔軟纖細，在這裡被賦予觸覺的感受，溫柔透氣的月光呼應柔軟纖細的陽光；而明明是想曬太陽，也享受這溫暖舒服陽光的她，卻說「那對我了然於心的狡點慧眼」，塑造成是陽光不肯鬆開她，而不是她眷戀陽光、眷戀這幸福的感覺。她意象鮮明且婆娑，使得語句在認知上有更另一層的感官感知，讓創作有創新突破的感覺。在〈垂釣睡眠〉中，她寫道：「我疲弱的神經再也無法承受時間行走在暗夜的聲音。」²⁶，用「行走」與「聲音」，使「時間」像是被賦予了生命般活了起來，而「暗夜」變成空間，讓時間與暗夜被轉化成另一種不同性質的東西，原是指半夜睡不著，但經由變形後使語句不明確指出原意，但卻能透過「行走」來了解言外之意；而在〈癢〉中提到：「癢總是欺負疲倦的身體，騷擾脆弱的睡眠。」²⁷，癢有了「欺負」與「騷擾」的行為動作，好似一個愛捉弄人的小孩，而它去欺負與騷擾的對象分別是「身體」與「睡眠」，在語言的組合上產生了變化，她不直接說明因癢而難以入眠，而是藉由欺負與騷擾等來指涉其困擾，在這種語言編排下，便能造成閱讀上的不同感受，多了靈動之感；而除了表達「癢」這件事，在〈時間的焰舞〉寫到：「火焰的紅舌把信件都吃完之後，雨水終於緩緩落下。」²⁸，火焰能把信件

²⁴ 李兆國：〈試析「陌生化」理論對文學的闡釋〉，《聊城大學學報》，2008 卷 6 期，2008 年 12 月，頁 110。

²⁵ 鍾怡雯：《垂釣睡眠》，頁 71。

²⁶ 鍾怡雯：《垂釣睡眠》，頁 34。

²⁷ 鍾怡雯：《垂釣睡眠》，頁 50。

²⁸ 鍾怡雯：《垂釣睡眠》，頁 95。



吃掉，而信件也能被火吃掉，運用「吃」這個動詞，將火焰與信件的性質轉變，這些篇章的構思獨特，運用想像力將語句注入生命力，讓語言打破原本的性質與框架，就可使整個語句產生不同的意境。由上述可得知，語言經轉化後產生陌生化的感受，語言變形促使文章呈現出有別以往的新閱讀經驗，令語句被賦予新的面貌，造成感知延長、情感延宕，建構出詩性美感的效果。

綜合上述分析，《垂釣睡眠》中的選擇軸能使語句意象加深，並能強化其意象之整體感受，而選擇軸中的詞語運用或連結，能在閱讀時產生聯想或思考，加深閱讀時的印象，以致其意象能在腦海停留。而語言結構上的安排，令語句有了使用上的新突破與閱讀時的新鮮效果，使得語言在思考過程與閱讀經驗上被感知延長，加深審美感受，營造出詩性的語言。

三 《垂釣睡眠》之詩性語境

「詩性語境」是運用語句之間的關聯所創造出來的，利用上下文構築出獨特的氛圍，使其讀來耳目一新，並產生審美效果。關於語境一詞，R.K.哈特曼（R. K. Hartmann）和 F.C.斯托克（F.C. Stoke）指出

語境（context）又譯「上下文」、「關聯域」。語言學術語。有狹義和廣義兩種解釋：狹義指「在話語或文句中，位於某個語言單項前面或後面的語音、詞或短語」；廣義指「話語或文句的意義所反映的外部世界的特徵」。²⁹

運用上下文的關聯，與語言之間的聯繫，可塑造出某種意義或感知的界域，本文將從此觀點去探討《垂釣睡眠》中的語境，利用婆娑的意象、獨特的描述，與靈動的形象化來形塑此種意義或感知界域，共構出美覺感知，呈現出不同特色的詩性語境。

鍾怡雯善用想像力與聯想，常將不同事物間的關係連結在一起，將實化虛、將虛化實，在氛圍的構築下產生意境³⁰，塑造出充滿意象且又獨特的靈動語境，如〈傷〉的開頭，是用她去年受傷所導致的瘀青開始寫起，先運用瘀青的顏色外

²⁹ R.K.哈特曼、F.C.斯托克：《語言和語言學辭典》（Dictionary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王先霈、王又平主編：《文學理論批評術語匯釋》，臺北市，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5月，頁272。

³⁰ 關於意境一說，徐成輝提出：「意與心是分不開的，也就是說『意』離不開人的意識活動，是主觀的。而『境』的本義是『竟』，有『疆域，界限，範圍』的意思，更加著重於客觀的。從字面的意思來看，『意境』就應該具備主觀和客觀兩方面的因素：主觀的內心和客觀的外在世界，而這兩方面既然屬於同一個詞，顯而易見：詞中的兩方面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也就是說，訓詁義中的『意境』是指內心感情和外在事物的結合，簡而言之，也就是『情景交融』。」（徐成輝：〈「意境」的美學溯源〉，《現代語文》，2009卷1期，2009年1月，頁150。）鍾怡雯善用語言的變化，以模糊實像與虛境間的界線，再利用色彩的描繪、詭奇的敘述，使文中營造出詭譎的氛圍，令其產生情景交融之感。



觀特點，將瘀青的色澤填滿在畫面中，再利用顏色的感官印象鋪陳語句，使瘀青被賦予黑暗的意象，營造出灰暗的氛圍

那瘀倒也學會搬演萬種風情。在明亮的光線下，牠黑中暈青、透點藍紫、四周微滲珊瑚紅的妖冶色相，分明可媲美川端筆下那枚落在杯沿誘人的唇印。黑暗中，牠則隱去了光華，搖身一變而為鬼氣森森的黑眼，不懷好意的窺探這光怪陸離的花花世界³¹。

描寫時先用色彩建構出畫面感，使用「黑」、「暈青」、「藍紫」、「珊瑚紅」這些彩度較低的顏色，來營造出陰森的氛圍，再用「搬演萬種風情」、「妖冶」、「誘人」、「唇印」來渲染驚悚的氣氛，最後用「黑暗」、「隱去光華」、「鬼氣森森」、「黑眼」、「不懷好意」、「窺探」、「光怪陸離」、「花花世界」等詞來連接上文，塑造出整體黑暗的感受，使瘀青被描述成是一頭恐怖的怪物，讓語境呈現出詭譎神秘之感。而〈傷〉的中後段，她則描寫她被枯藤絆倒之事，但她從天色、景色開始慢慢描繪，晚霞宛若女鬼勾引著她，營造出恐怖的氛圍。她善用層層推進的方式來帶入重點，也慣用鋪陳的手法慢慢形塑出奇異的氛圍，堆疊出詭奇的語境，她寫到

我還記得那一個把膝蓋摔得露骨的薄暮。又是漫天鋪地的晚霞（我不得不懷疑晚霞是否前世曾和我結下深仇），連草色也泛紅泛紫，空氣中迴盪著喚人回家的飯菜香。那妖冶的美麗又一次勾引了我的魂魄——一個顛躓，我跌倒了。是一條死不瞑目的枯藤誘拐了我的腳板，受懲罰的卻是無辜的膝蓋，它給正前方入定的石頭叩了個大響頭，叩得膝破血流，叩得我不得不承認那塊瑰麗的天色是末世的慘烈景象。³²

從晚霞（天色）、景物（草木）、事件（跌倒）、敘述過程（跌倒原因及狀況）等情景安排，透過這些場景與事件的層層遞進，藉由敘述過程來使文章在腦中充滿畫面感，構築出詭譎的氛圍。「薄暮」、「晚霞」、「血」、「瑰麗的天色」，運用這些景象的意象，先代出不安的氣氛與情緒，再用「漫天鋪地」、「泛紅泛紫」、「妖冶的美麗」、「膝破血流」、「瑰麗的天色」、「末世的慘烈景象」，使不安的氣氛與情緒持續高漲，也從這些畫面的描繪去襯托出跌倒時的強烈痛楚與詭譎氛圍；又從「勾引」、「誘拐」、「懲罰」來呈現出恐怖的感覺，利用這些動詞將事物形象化，使天色與枯藤被描寫成會噬人魂魄的妖怪，加深其嗜人的意象。在種種語言的加工下，讓實像與虛境交織出現實感官前所未有的閱讀畫面，透過聯想讓讀者去連結以往的閱讀經驗，使得感知交織出幻想與美感，產生詩性的語境。而關於此種形象化的創作方式，李翠瑛曾指出

³¹ 鍾怡雯：《垂釣睡眠》，頁 54-55。

³² 鍾怡雯：《垂釣睡眠》，頁 58。



形象化抹滅虛境與實境之間的界限，有意在虛實之間變化之設想，把實體化而為虛，把虛體化而為實的一個想像的空間，在實虛之間製造出一個間隙，剛好容納實體進入虛境，或由虛境混入實體之間的走道，此一想像空間裏，可以進行虛實變化運作的動作，甚至於意境的展現。³³

例如〈垂釣睡眠〉中寫到：「可惜不清楚睡眠愛吃甚麼，否則就像釣魚那樣用餌誘它上鉤，再把它哄回意識的牢籠關起來。」³⁴，從用餌誘它上鉤及哄回意識的牢籠關起來，可得知她想睡卻睡不著，即失眠，但她卻不明說出失眠，而是塑造出睡眠逃跑想把它抓回。「睡眠」是一種狀態，但鍾怡雯用形象化的方式，將其化為有生命的小動物，利用「吃」、「誘」、「哄」、「關」等字來描寫她睡不著，指涉失眠的困境，將原本只需用「失眠」兩字就能簡單描述完的語句，瞬間變得靈動有趣，並營造出失眠難以入睡的氛圍。在《垂釣睡眠》中，鍾怡雯善用實像與虛境間的轉換，她在描述事物時，常轉換其原本的性質，將它轉變成另一種截然不同的事物，或是在語句中加入其他形容、描寫，這些交錯的形象使原本的語句造成了變化，在散文中產生形象化。在《垂釣睡眠》中經常出現此種創作方式，運用想像抹去實物與虛境的限制，透過文字營造某種思想或情感之界域，此界域可以興引某種接受感知，而書中多數篇章超出現實常規，構築出詭譎的感知，關於《垂釣睡眠》中的詭譎語境，焦桐曾提到

裡面多數篇章心思細膩，構思奇妙，通過神秘的想像，常超越現實邏輯，表現詭奇的設境，和一種驚悚之美，敘述來往於想像與現實之間，變化多端，如狐如鬼。³⁵

其詭奇的設境在書中不乏出現，將日常生活之事形塑出奇特的氛圍，使日常變得不日常，讓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件都變得不再平凡，再搭配其特有的詭譎語境，進而為日常之事蒙上一層奇異色彩的面紗。婆婆的意象與奇詭的修辭交集出詭譎的氛圍，強化其語境的藝術性。

除了上述所提到的〈傷〉外，在〈癢〉中也能找到此種詭譎神秘的語境。「抓癢」這件看似再普通不過的事，卻被寫成是「魔鬼的暗殺令」，由於在半夢半醒間，容易因神智不清而過度抓癢，致使皮膚破皮流血而產生傷口，所以她用魔鬼的暗殺令及陰謀來形容，在〈癢〉中她寫到

而抓癢，從這千不該萬不該的本能反應開始。手指的好意被曲解為放縱，那癢是過度寵溺的小孩，愈疼它便愈放肆。睡夢中抓癢尤其像在執行魔鬼

³³ 李翠瑛：〈水中之月與境外之象—論商禽詩中的虛實變幻意象〉，頁 52。

³⁴ 鍾怡雯：《垂釣睡眠》，頁 28。

³⁵ 鍾怡雯：《垂釣睡眠》，頁 9。



的暗殺令，我不禁懷疑，一個算計我的陰謀正在暗中悄然成形。夢寐之際，理智和自制力衰減，癢有充分的自主駕馭手指的方向，馳騁它為所欲為的慾望，盡其所能施展魔力。³⁶

此文是描寫她無法控制抓癢這件事，但她透過「放縱」、「放肆」來描述她與抓癢之間的關係，她不明確說出無法克制手指不去抓癢，而是用「魔鬼的暗殺令」、「陰謀」、「駕馭」、「慾望」、「魔力」等相關用語編排，描寫出睡夢中抓癢是件既危險又恐怖的事，因為無法控制自己的手指，在癢的感受下，下意識會一直抓到產生痛覺才會停止，而當感受到痛覺時，皮膚多半也紅腫甚至抓到破皮流血了。「抓癢」被塑造成是件可怕的事，「癢」被描繪為所欲為的魔鬼，帶來感官與經驗上前所未有的新感受與認知，從「睡夢中抓癢」經由聯想連結到「魔鬼的暗殺令」，營造出驚悚的氛圍，也刷新了「癢」之於人的感受體驗，將平淡之事變得奇異非凡。

托多洛夫在〈詩學〉(Poétique)中指出：「詩學並不過問一部具體作品中的某一片段，而是關心它稱之為『描寫』或『情節』或『敘述』的抽象結構。」³⁷，她多篇散文的奇妙構思，同樣透過「描寫」、「情節」、「敘述」，加上語言的加工與變形，讓感知在理解上增加了駐足的時間，而使散文在語境的編排中產生了詩性的感受，造成閱讀上的不同體驗。在語境安排中，她透過形象化的語言加工手法，在語句形容累加與氛圍的渲染堆疊下產生意象，在散文中注入了詩的韻味，使散文在閱讀上的審美感知被延長。而利用詩的特性去創作，在散文中加入詩的韻味，可創造出新的語境，帶來閱讀上更多的想像與感受。王瑞彪指出

柯勒律治在《文學傳記》中對詩性想像力有一個著名的定義，他首次用陌生化的語言來定義它：詩性想像力「溶解，擴散，消失，為的是重新創造。」

³⁸

這種將語言加工或變形的藝術程序³⁹安排，使得語境變得生動，形成獨特的氛圍，促使在閱讀體驗上刷新感受，讓散文產生詩性美的效果。《垂釣睡眠》題材大部分取材於生活，將這些生活素材進行語言的加工，將語境建構出一種獨特且奇異

³⁶ 鍾怡雯：《垂釣睡眠》，頁 50。

³⁷ 托多洛夫：〈詩學〉，趙毅衡編選：《符號學文學論文集》，頁 193。

³⁸ 王瑞彪：〈陌生化的藝術魅力及實現陌生化的方法〉，《常州工學院學報》，第 25 卷第 4 期，2007 年 8 月，頁 66。

³⁹ 在《20 世紀外國文論經典》寫到，關於「藝術程序」什克洛夫斯基提出：「藝術的目的就是提供一種對事物的感覺即幻象，而不是認識；事物的「陌生化」程序，以及增加感知的難度和時間造成困難形式的程序，就是藝術的程序，因為藝術中的接受過程是具有自己目的的，而且應當是緩慢的；藝術是一種體驗創造物的方式，而在藝術中的創造物並不重要。」（程正民、曹衛東：《20 世紀外國文論經典》，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年 1 月，頁 30。）《垂釣睡眠》中諸多形象化的安排，將語言脫離慣常的思維模式，使語句產生截然不同的感覺，延長感知的時間。



的氛圍，促使文章產生美感。⁴⁰在《垂釣睡眠》中鍾怡雯善用形象化層層推疊出獨特的語境，既用詭譎的情境鋪成此一事件，又用虛境編排出現實感，使得散文突破原本的語言框架，翻轉了原有的架構，在此種獨特編排下，令文章多了更多趣味。

四 結論

在《垂釣睡眠》中，我們不乏看見許多詩性化的修辭語言，使文章讀來意象婆娑且靈動有趣，但這些意象為何能產生靈動有趣之感？又為何能帶來詩性感受呢？雖在前人研究中有人探討鍾怡雯的散文寫作技巧，但還未有人運用符號學來做更深一層的解析，因此本文遂用雅各布森的雙軸理論來分析為何《垂釣睡眠》會產生詩性感受，其意象所代表的含意是什麼，而形象化又是如何產生的，並加以用意象與形象化來探討其語境所產生的氛圍及變化。

在詩性語言中，筆者用雅各布森的雙軸理論與意象、形象化，來分析語言結構的安排和拆解選擇軸與組合軸。在選擇軸中套入其他語言替代，取代慣常的使用語，促使組合軸與選擇軸的搭配上造成新鮮感。透過選擇軸中的語言替代或連結，營造出靈動的意象，讓意象理解在感知與審美中被反覆搜索，以致延長意象在腦海中停留的時間。根據上述詩性語言的分析可以發現，透過雅各布森的雙軸理論，將語句分成組合軸與選擇軸，在選擇軸的詞彙挑選中，注入獨特意象的詞語，使人在閱讀中產生聯想，令語句鮮活跳出語言框架。綜上所述，得出《垂釣睡眠》利用形象化及意象的排列，使得讀者產生陌生化的感覺，在閱讀經驗與認知思考上有了前所未有的意象感受，產生詩性語言的效果。

在詩性語境中，筆者用意象及形象化來拆解《垂釣睡眠》語言上的加工。鍾怡雯慣將事物形象化，在語境敘述中不乏使用意象及形象化來描寫周遭的一景一物或事件。這些交錯的形象使原本的語句產生了變化，在素材上的加工及構築，讓語言突破原本的框架，而產生不同以往的語言感受。而語言透過形象化在藝術程序的加工及構築下，有了截然不同的新閱讀經驗，使語言在邏輯思考上有新的感知，閱讀者必須去推敲出它的言外之意，以致慣常的思維被打破。由上述以及根據詩性語境的分析可得知，在《垂釣睡眠》中，鍾怡雯善用實像與虛境間的轉換，運用形象化的聯想及意象的連結來層層堆疊出她特有的語境風格，造成審美感知的延宕，在語境中塑造出詩性的美感。

⁴⁰ 方珊著指出：「形式派認為，任何藝術都必須使用來自自然界、人類社會以及人類自身的某種材料，藝術家以其特有的程序對這些材料進行特殊的加工處理，其結果是把自然事實、社會事件、人類的各種思想、心理、情感等材料提升為審美對象。」（方珊著：《形式主義文論》，山東，山東教育出版社，1994年4月，頁34。）鍾怡雯常在《垂釣睡眠》中運用日常之事，將其進行加工描述，即變成奇幻特別的事件。



綜合詩性語言與詩性語境的研究結果，得出《垂釣睡眠》之所以能產生詩性美感效果，是在於鍾怡雯善用意象的特質及特徵，及形象化的實境與虛幻間的聯想。在意象上的呼應及形象化的聯想，使得散文充滿鮮明的色彩，能夠使讀者接受或感知到另一層面的涵義及變化，並在閱讀接收時產生詩性美感，也可發現意象之於文章與美感的關聯性及重要性。

五 參考書目

（一）相關專書

- 黃慶萱：《修辭學》，臺北市，三民書局，1975年1月。
〔瑞士〕費爾迪南·德·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11月。
鄭明嫻：《現代散文構成論》，台北，大安出版社，1989年3月。
方珊著：《形式主義文論》，山東，山東教育出版社，1994年4月。
鍾怡雯：《聽說》，臺北市，九歌出版社，2000年8月。
程正民、曹衛東：《20世紀外國文論經典》，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1月。
趙毅衡：《符號學文學論文集》，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年5月。
鍾怡雯：《垂釣睡眠》，臺北市，九歌出版社，2006年1月。
王先霽、王又平主編：《文學理論批評術語匯釋》，臺北市，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5月。
（蘇）維·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論》，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10年5月。
趙毅衡：《符號學》，臺北市，新銳文創，2012年7月。

（二）相關論文

- 廖沛怡：《散文哪吒—鍾怡雯散文研究》，臺北，臺北市立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13年。
卓毓婷：《小女生的宇宙—鍾怡雯散文研究》，臺南，台南大學中國文學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14年7月。

（三）相關期刊

- 馮黎明：〈論文學話語與語境的關係〉，《文藝研究》，2002卷第6期，2002年11月，頁25-31。
高岩：〈語境與意義的選擇及理解〉，《渤海大學學報》，第24卷第4期，2005年7月，頁120-122。
劉濤：〈析文學作品中的『陌生化』現象〉，《語文學刊》，2007卷7期，2007年7月，頁113-115。
王瑞彪：〈陌生化的藝術魅力及實現陌生化的方法〉，《常州工學院學報》，第25



卷第 4 期，2007 年 8 月，頁 65 - 68。

楊美平：〈索緒爾語言學與結構主義文論〉，《四川文理學院學報》，第 18 卷第 6 期，2008 年 11 月，頁 74 - 76。

李兆國：〈試析『陌生化』理論對文學的闡釋〉，《聊城大學學報》，2008 卷 6 期，2008 年 12 月，頁 110 - 111。

徐成輝：〈「意境」的美學溯源〉，《現代語文》，2009 卷 1 期，2009 年 1 月，頁 150 - 152。

李翠瑛：〈水中之月與境外之象－論商禽詩中的虛實變幻意象〉，《臺灣詩學學刊》，16 期，2010 年 12 月，頁 47 - 69。

崔丹：〈雅各布森結構主義對等原則與中國詩歌研究〉，《張家口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第 27 卷第 1 期，2014 年 3 月，頁 46 - 48。

